

# 回忆清华

## ● 傅玉秀（无08班）

考大学填志愿时，妈妈叫我填离家近的浙江大学，我却执意要填清华大学。清华象个梦，遥远而浪漫。清——华——，光念念这两个字就满嘴含香，余味无穷，这岂是那些以地名随便加个大学两字的学校可相提并论的？妈妈警告说：北方冻死人，又没有饭吃！没饭吃也要去。

果然没有饭吃。一个月只有七斤米票，面票倒是绰绰有余。米票、面票表面价值一样，实际身价却不同。米票可以买馒头，面票却不可以买米饭。为稀粥、米饭设计的食道极不适应馒头，尤其是大食堂隔顿的冷馒头。吃馒头就象是吃棉花团，真正难以下咽。原以为北京的同学一定爱吃面不爱吃米，或指望他们能发扬一点共产友爱的精神，支援我们南方同学斤把米票，却发现他们同样视米票为珍宝，失望至极。偶而买面时师傅错找一、二两米票给我，我便如同捡了个大元宝，快快藏好，不时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让同学莫名其妙。到了大学高年级，慢慢米、面票通用了，我还是积习难改，买饭时一定是先用面票，把米票留到最后用，以防万一。

清华人多，我也不知道全清华一共有多少个食堂，我们无线电系是在第十二食堂。周围有第七、八、九食堂，我喜欢第九食堂的伙食，户口却在地下食堂，心里好羡慕那些天生有个好户口的人，命不好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住在五号楼，隔条马路就是我憧憬向往的世界，挡不住的诱惑啊。悄悄找关系换饭票，混到九食堂吃饭，我也真是老实人，心虚得很，怕人认出来，买了就走。当然，后来食堂也改革开放了，饭票通用，学生可以到处流窜，好日子来之不易呢！

说起食堂，第一次冒傻气也在食堂门口。刚到大学不久，下午有课没课，四点半左右已人心浮动。这时校园大喇叭传来那明亮高亢的、诗朗诵般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老师们，课外锻炼的时间到了。走出教室，走出宿舍，到操场上去，到校园里来，让我们锻炼身体，增强体质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

作五十年”。我和几位新生看见许多人往外涌，以为开晚饭的时间到了，也赶紧拿上碗筷，往食堂赶。却见食堂大门紧闭，我们几个在门口傻等。我们班团支书从一边路过，告诉我们这是体育锻炼时间，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呢！团支书一双眼睛长得很好看，但在高中读书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，刚上大学，自然也不跟男生说话，也就没有多问他。我们放眼四周望去，到处是人，跑步、打球、压腿，唯有我们几个拎着饭碗在食堂门口晃悠，一看就是新生在冒傻气。

在高中时，书读得好的人是不用体育好的。体育好那才有问题，证明时间没有全花在学习上嘛！到了清华，体育课居然也布置家庭作业，每周一百米要跑八次，四百米要跑四次，高抬腿  $20 \times 4$ ，等等、等等，荒谬得让我难以置信。看看同宿舍的同学还真的去跑、去跳，马上下节体育课就要到了，我也只好到操场去做做样子，填报告时再加水分，跑了三次四百就填跑了四次，高抬腿  $15 \times 3$  就填  $20 \times 4$ ，蒙混过关。我们宿舍有同学还真爱锻炼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连周末也不睡懒觉。早上我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想：这些人真笨，睡懒觉是多么的舒服啊！后来，我喜欢上班里一位男生，他就非常有毅力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我也有了动力，一大早就起来。最喜欢在门口等值班的师傅起来开门，把我第一个放出去的感觉。尤其是一夜大雪过后，我在校园印下第一串脚印，多么美丽的世界啊。这时我就想那些还在睡觉的同学真傻，感受清晨是多么的惬意啊！

如此下来，后来我八百米测试也轻松达标了；原来闻所未闻的仰卧起坐、俯卧撑从一做就趴到连做二三十个。那时，每天下午打羽毛球，一直打到看不见球为止，打得天昏地暗。唉，真怀念那段年轻的日子。

还怀念那音乐。每天清华音乐室傍晚六点至七点播放立体声音乐，全是世界名曲，交响乐、小提

琴名曲、合唱曲等等，曲高却和者众。每到这个钟点，音乐室前的那一片小树林就聚满了人。树影婆娑，灯光柔柔，乐音袅袅，心绪迷茫。有勤学的或才匆匆回来，或正要去晚自习。忽见我喜欢的那一位男生，一件米黄色衬衣掖在长裤里，披着霞光向教室走去。那令我心头一颤的身影就这么定格在记忆中的图画里了。

清华男生比女生多，有些班甚至是和尚班。我看过一幅和尚班学生画的漫画：在班级联欢会上，四个男生手拉手跳四个小天鹅舞，印象特别深，不说清华男生有什么好的，至少他们还挺幽默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有件怪事，叫我总也想不明白：每次卫生检查，我们班总是男生宿舍比女生宿舍干净，叫我们女生非常没有面子。

我以为读书必得挑个风景优美的校园才有情绪。而那些建在闹市中央、夹在几条大马路中间的大学简直就是工厂，学生读不好书那是学校的错。再看看清华，学生住在新斋、明斋，上课在清华学堂，那是怎样的心情？清华园方圆好几里地，具体有多大，我也说不清。反正从清华南大门走到宿舍区要二十多分钟，两节课间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二十多分钟还不一定够用。为此我才学骑自行车，练车时把一位晚上在路边喝茶纳凉的老大爷掀翻在地不说，还连人带车闯进一家私人大院里。

还有清华老师们的形象，更是印刻在我的心底。我们的班主任贺祥庆老师，长得特别秀气，总是笑咪咪的脸，特别好听的声音，记得她是花样滑冰好手，自己还是充满童心的样子，对待我们这些年龄不大的第一次离家的孩子，呵护有加。她专门把北京当地的同学安排在宿舍的上铺，让我们外地的同学睡下铺，小小的细节，让我们外地的孩子感受到被关爱的温暖。记得宫莲老师容貌像少女，给同学布置作业时还有不忍的表情；有位老师长得特别象当时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，如此相像，以致他的真名倒记不起来了。他的课，满满的西阶大厅坐满了人，还记得他上完课时大褂上满是粉笔灰。无07班同学高艳敏

回忆道：邓新元老师上课特爱讲笑话，有一天讲课时他突然说：“我发现物理界的名人，大多数跟三、四有关，比如李四光、钱三强、姿三四郎……”同学们忍不住哄堂大笑。还有很多基础课老师、专业老师，闭上眼睛，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。

我们班的同学们，年龄相差一两岁。北京的同学不愧是首都的，显然要成熟得多，对外地来的同学很照顾，其他同学也特别友好。我记得第一次到校的时候，是我们班同学赵忠义帮我把行李扛进宿舍的；邹思敏这位爱锻炼的广东梅县来的高个子女生，经常帮我买早餐；南宁来的刘俐每次返校都带来很多家乡美食与我们共享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李大光幽默，陈海伟多才多艺，罗月、贺晓泉文学修养高，江伟善歌，贾英波沉稳，魏志凌体育好，寒梅美丽大度，班长许净现在还担任我们班的班长……全班同学，优秀而善良。想起大学同学，是一种暖暖的感觉。

对于我这个从江南小城镇的人来说，清华园第一次诠释了建筑二字。老图书馆螺旋状的楼梯、攀墙而长的植物，大礼堂别致的造型、其前舒展的大片草坪，气派的主楼与东西两侧楼的既独立又相联的群体，还有传统设计的工字厅、水木清华等等，不可尽数。在这样的图书馆里看书，在这样的大礼堂里看电影，在这样的大草坪上躺一躺、坐一坐，是何等的享受呀！

更惊喜那校医院后面的一片池塘，便是语文课本上《荷塘月色》之荷塘，而在闻一多亭上坐坐不免让人思绪翩翩。还有荒岛，初听让人不屑，久品却更有味道。如今的社会，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赶都赶不走，本来透着别样的荒凉悲怆美的圆明园，也被好心人化妆成千人一面的公园，此荒岛就更加难得。草木恣意纵横，夕阳斜穿枯枝，鸦雀无声，真乃世外桃园。

我怀念清华，怀念冬天早上的热油饼，怀念熄灯后的海阔天空，怀念上课占座的乐趣，怀念郊游呼啸的车队，我怀念那年轻的时光！**80**